

高粱居旧话

王孟奇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格致文库—

留给未来中国的好笔墨

高粱居旧话

王孟奇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粱居旧话 / 王孟奇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78-5263-0

I. ①高…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6741号

书 名 高粱居旧话
著 者 王孟奇
责任编辑 续小强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135千字
印 张 6.37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263-0
定 价 38.00元

目录

001	不争之德
003	画荔记
005	人困都市
007	如厕之乐
011	我看西北
014	一知半解叙画缘
030	斋名
032	画“食”
034	我看陶瓷
036	斋名与闲章
039	酒与艺术
043	画谭记屑
050	笔墨二叹

061	画道与敬器
063	轻信误人
065	画价趣谈
069	人生之道
072	书画妙在境界殊
075	摘句见人生
078	文章书画以气论
081	《金石入画》序言
085	新文人画现象回眸
088	品评与批评
092	“白描”谬说
096	“阿堵”与方言
	——传神别解

099	画坛风流寻常看 ——广州美术馆“全国中青年画家 中国画邀请展”前言
103	大成美术馆《王孟奇画册》前言
105	为余志先生精印陈师曾等著《文人画之研究》跋
106	“师生四王”展序言
108	永远的“久久”
112	大羽师琐忆
114	鼻烟
116	往事回眸记博综
120	河南小游漫记
125	我与方骏
130	简笔从容是二刚

135	认识进安
140	画友和平
143	三言两语道经文
147	我所认识的边平山
149	我和健培
151	也说老十
156	苏鸿升画册小序
159	认识倪巍
161	说李刚
164	中国画学习点滴谈
167	中国画教学点滴谈
173	写意人物创作基础简说
191	后记

不争之德

与朋友闲话，友人言及关良先生旧事，深有感慨：关良与几位美术界名宿于广州美院示范。作画时诸名家画桌前皆围观者如堵，而关良先生桌前门庭冷落，唯吾友一人而已。关先生全不以为意，展纸临池，取小笔为之，极讲究法度，吾友有幸亲睹，颇有收益。不料恰有美院职工子弟过而见之，探头探脑，色甚鄙夷：“丢那妈×，画个啖知乜×哗！”一句话中三个粗字，吾友不禁愕然！关良乃广东番禺人士，焉能听不懂？然关先生如入无人之境，眼皮都未曾动一下，照旧舔笔蘸墨，作画不辍。吾友叹曰：“何等定力，果然大家气象。”

老子云：“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关良先生自然不屑与“丢那妈”一族儿郎理会，或者关先生已进入物我两忘之境，哪知有这等不堪之人做此不堪之语。曾听另一画友谈了另一则见闻：某年某月某日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聚会，设笔会。此友适见范×先生即席挥毫，大笔纵横，横涂竖抹，气概不凡，意甚自得。吾友不经意间自语：“这石头是潘天寿先生画法。”岂料范先生竟闻之勃然：“难道我就不能这么画？”一副欲理论一番的架势，此友自思后生辈，无言而退。

皆为斯文行当中闻人，而一言之差，其高下自见。记得是王蒙先生曾说过：“那种于讨论中必欲与人较一日之短长者，无论其如何高明，因耽于争执，不光耗去精力与人生，往往陷自己于平庸。”“与那种大可不必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讨论那些本来不讨论也可明白的问题，则陷自己于愚蠢。即便是正确的主张也不必去时时宣讲的。”齐白石老人于此深有妙悟：“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宠辱不惊，毁誉皆不入心，这方是大智慧。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章士钊先生曾赠诗一首给国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诗中有“懒与时贤论短长”句，妙不可言，真大可享受。

不记得曾于何处见过一则古人清言：“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之味。不与积居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很有些意味。书画之道，自古以来，门派众多，古今之争，地域之争，拉帮结派各做文章，或自我标榜，或相互攻讦，何曾有几日之安宁？唯有物我两忘，以宇宙为一身者，自无不平之憾矣！

画荔记

小友京生闻我欲画荔枝竟突发奇想千里投函专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荔枝图序》一文。以小楷录于宣纸小笺，笔画娟秀文雅，仅这份苦心，自当将其珍若拱璧。

荔枝多产岭南，清代才子张潮谓其为“果中尤物”，白石老人则题为“果中之王”。白居易《荔枝图序》叙之更详，称其“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与岭南人说法不二，愈见荔枝的娇贵。《资治通鉴》之《唐纪》中有载：“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致长安，色味不变。”欲识荔枝真味，“生”者，“鲜”也，最为紧要，却又最为难得。

此间风气欲品鲜荔须待七月流火，新荔上市季节，则呼朋引类前往荔枝园，购果一树，边采边食，是为一乐。鲜荔一如白乐天所记：“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能不逗人流涎？可惜岭南人畏火气，俗称“一颗荔枝三把火”，一旦贪嘴则牙床肿疼，口舌生泡，故不敢过量，品鲜即罢。外地人似无此忌，尽可开怀大嚼。东坡居士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遭贬岭南还有这等口福，幸亏他是四川人。

荔枝品类繁多，曰妃子笑，曰挂绿、曰糯米糍、曰桂味……各具风味，可惜北人多不识。“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者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白居易特为不识者作此序。然而以为称荔枝者皆一般模样，终生不辨其间有品位高下者世上不知几何，与一般广东人只知画有岭南画派，不识艺有文野高低相仿佛，虽得口舌之乐，未为全美，殊可叹哉！

曾见明代陈道复画荔枝一束兼作长跋，谓其不曾见过荔枝。而作荔枝却神形色皆备，亦可谓奇才。

吾曰：既居岭南，岂可不作《荔枝图》。

人困都市

我们都赖在都市中。

都市里令人头痛的喧闹和嘈杂与城市所提供的生存便利，纵然两难，你最终不得不选择了后者。你可以憎恶那些自命不凡，粉面油头，满眼势利而又斤斤计较的市侩无赖，也可以蔑视那班脑满肠肥，自以为是甚至心黑手辣的官僚商贾，还可以讨厌过马路、爬天桥、挤公交、看广告、买保险、进银行、躲推销、防骗子……总之你可以厌烦这里的一切，但却无人能够不去应付，这足以令你身心疲惫，精神憔悴。

但生煎的焦香，小笼的汤汁，广州酒家的双黄莲蓉月饼，吴越人家的老鸭汤，圣安娜的西式糕点，英国产的黑巧克力，美国的各色冰淇淋，林林总总让人馋涎欲滴，你的口腹之欲如何能拒绝这些汇聚于都市的各式风味美食的诱惑？若身处穷乡僻壤连汉堡、匹萨皆不识为何物的话怎能大亨这朵颐之乐。

即便是肠胃欠佳，牙口不硬，吃锅贴就上火，喝牛奶便拉肚子，与吃福无缘，可收纳历史文化精品的各类博物馆、美术馆、藏书何止万千卷的图书馆、大型书店却足以使你留连忘返，若有所思，这种唯有都市中才有的精神享受绝非村野陋巷、竹栏瓦舍

中可以想见的。

尽管人们也向往泉林之兴，心仪山林间的山岚，灵泉浅溪的清澈，苔石斜松的古雅，荒滩戈壁的空阔，山民的质朴，甚至可以去发酒疯，犯糊涂，一泄解衣盘礴纵体驰怀的远古豪兴，一试狂饮读骚的高士风情。不过一颗蛀齿便可坏了你的好事，微不足道的牙周炎就能叫你食不甘味、六神无主、坐卧失据。谁敢担保五柳先生住在桃花源中便永远安然无事？一辈子不生痔疮？一辈子没有牙痛脑热？可以确定：不会每处深山老林，每条山沟荒涧里都藏龙卧虎，能指望遇上神医圣手、世外高人，更不必说能有运气碰上扁鹊、华佗、孙思邈。所谓“土方一剂气死名医”恐怕只是江湖游医借以兜售假药，耍弄无知病家的小骗术。当你掩住半边肿得变形的脸，龇牙咧嘴，倒抽着冷气，痛苦得恨不能拔光满口老牙的时候，才会感觉到都市大医院中那些能一剂止痛却又满脸冷酷的白大褂们仍然值得你惦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自古两难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世事难圆满，年过半百才终于明白人生俱是无奈。都市中纵有无数可供诅咒的丑陋与弊端，却是现代人赖以生存的空间。为了巧克力和小笼馒头还有那副不争气的牙齿，你得容忍一切，这就有了赖在都市的最充分的理由，真的无奈。

古人云：“闭门即是深山，读书便是净土。”鲁迅先生诗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这是前贤们化解都市病的良方妙药，今天依然不妨一用，前贤们也有无奈。

如厕之乐

偶然翻检刊物，见到李津画的一幅《大便图》。题目着实不雅，但饮食男女，人之性也。不可谓没有道理，“以理传神”“造理入神”自古都是入画的讲究。俗语云：“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以此为据，入画不仅有理，还称得起是经天纬地的硬道理。

现代的厕所便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几乎家家都有了独立卫生间且装修豪华，此处成了最砸钱的所在，本以为中国人总是“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生第一等大事，而今放也成了头等大事，把灶台与马桶（李津画的正是这物件）等量齐观，真是何等伟大的进步！当你坐在TOTO之类的洁具上真可把如厕当成享乐，据说现代的厕所不光能用香水涮屁股还能听音乐看电视加按摩，洗手间早已不仅仅是排泄污物的所在了。我等总算能明白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们竟会坐在马桶上批点文件并非是件令人难堪的事情。曾到香港工作数月，深感香港对此比内地则更为重视，所有公厕一概免费，且设有专人清扫，绝无气味，几乎称得上一尘不染，港人的职业操守令人赞叹，清洁工也无例外，且都备有卫生卷纸、洗手盆、烘干器，让你身心舒爽。在上海或内地其他城市你除了不断掏钱还常受掩鼻之苦。上海市政的特别之处在于从不要忘记天天

表扬自己却忘了多盖上几处公厕让平头百姓也能亲近一番如厕文明。当百姓们满心欢喜地自以为生活在上海如何如何的富有！如何如何的国际！如何如何的文明！如何如何的不“乡下人”时，当他们充满自豪地站在街边如入无人之境地方便时，倒是很有几分大丈夫气概。谁说上海人小家子气？勇于此事的打工者有之，出租车司机有之，油头粉面西装革履者亦有之。不幸的是，凡弄堂墙根、花园草地都弄得湿臭一片，尿臊扑鼻。民俗曰：“驴拣湿处尿，熟处难忘也。”莫非这是上海人的惯性不成？恐怕吝啬的政府遇上了精明的居民才会变成今天的尴尬。

如厕的经历尚有些特别的记忆：少年时代曾在广西读中学，边陲城市又地处热带，那所中学的厕所十分简易，瓦顶木栅半截木门，仅能掩住半身，不失文明却极便于通风，竟没有多少气味。最有趣的是简陋的栏柱上满是对联，还能清晰地印于脑际的一副则是，上联：“进门三步紧”，下联：“出门一身松”，形象得紧，倒也不失风雅！近日过云南腾冲见一时下文明厕所亦书有一联，上联：“有小便宜”，下联：“得大解脱”，横批为“急时方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儿时的记忆则是北京的老式四合院，厕所往往在北面屋角置一小室仅容一人方便，人口多的只能去公共厕所，北京人称之为：“上茅房”。其实茅房一称很见古意，直到了“文革”时期去农村插队的年龄才有了真切的体悟。那地界对人类排泄物的处置尚处于人类早期文明阶段：于地下埋一瓦缸，束茅为盖，其间拨开缝隙，方便时纳下半身于内，置上半身于外，与天地共俯仰，可环顾左右而自雄，抬头可见闲云之卷舒，晚间得星斗之照耀，古人之境界不意在此得之！还曾得过一趣：那是1976

年与陈德曦、陈丹青、黄素宁君一行四人应西藏之邀赴藏辅导美术创作，其间凭自治区文管部门一纸介绍信竟游遍拉萨寺院。那时寺院绝无开放一说，活佛喇嘛早已不知所踪，寺中只留极少数称作“贫苦喇嘛”者应门接待、洒扫管理。一次记得仿佛是在哲蚌寺参观，忽觉内急，陪同喇嘛、当然也是贫苦喇嘛，虽言语不通倒也解事，默然无语前面带路，折来拐去将我引入一间斗室后掩门而去。低头一看不免一惊：地面凿一方孔便是方便处，孔下竟是无底深渊，这时才知道该室置于悬崖之巅，恐高者、胆怯者怎敢跨越其上？污秽之物凌空排下，一如天女散花，顿时一切化作乌有，或可为佛家幻灭之解。山风窜入，腋下习习生凉，颇有一番天人御风的感觉。岂是当下文明坐厕，赖在抽水马桶上能够领会得的？亦足一乐！



王孟奇 一柄大锄两鞋泥 34cm x 34cm 纸本设色 2016年